

① 析闡法方評批統傳

龍雕心文

法方評批論

• 謙 沈 •

(續九十五期)

貳、各種批評方法之運用

近世之言批評方法者，據英人聖茨白雷 (G.E.B. Saintsbury) 「文學批評史」歸納所得，有十三種：一曰主觀、二曰客觀、三曰歸納、四曰演繹、五曰科學、六曰判斷、七曰歷史、八曰考證、九曰比較、十曰道德、十一曰印象、十二曰賞鑑、十三曰審美。此十三種之中，主觀與客觀為批評之態度，不得列為方法外，實得十一種，聖氏「文學批評史」於一九〇〇年出版，其後數十年間，批評方法頗有增益。故李師辰冬於「文學研究新途徑」書中，又揭舉文學研究、文學批評之方法廿四種^⑤：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思想、宗教、民族、地理、心理（指法國美學家 Delacroix 與 Paul Bouquet 等人所倡導者）、心理分析（指弗洛伊德等所創導的性壓抑而言）、修辭、文法、訓詁、音韻、傳記、箋注、校勘、辨偽、輯佚、年譜、繫年、文體、（指法國批評家 F. Brunetiere 所創導者）、統計、意象、與社會意識。兩者合計，文學批評方法已有三十五種。又近年美國學者蓋林等合編「文學欣賞與批評」一書^⑥，將批評方法分作六大

類：(一)傳統批評法（文理、語言的分析，歷史、傳記的分析，道德哲學的分析）。(二)形式批評法。(三)心理批評法。(四)神話與原型批評法。(五)表象的批評（語義學與哲學的運用、神學的運用、社會學與政治學的運用、歷史與心理學的運用）。(六)其他批評法（社會學的批評、語言學的分析、欣賞的批評、亞里斯多德的批評、文學類型的分析、發生學的分析）。各家之言，雖多歧異，然輒有重複者。「文心雕龍」成書約在一千五百年前^⑦，其時批評方法之講究，未若後世之盛者。然其書雖未明列各種批評方法，而批評作品，採用方法多端，以上述之批評方法衡量之，重要者多已囊括，茲綜輯文心全書，條舉其批評方法之運用而略論之。

一、歸納之批評

所謂歸納之批評，即由衆多作家作品所顯現之種種事例，歸納出一般原理法則，而獲致批評之結論也。例如「宗經篇」言後世文章源出五經，乃衡諸經書與各類文學作品之關係，探索淵源影響，而發為此論。彥和「宗經篇」首云：

經也者，恆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也。故象天地、效鬼神、參物序、制人紀、洞性靈之奧區，極文章之骨髓者也。

言經書義理純深，文字精美，深達情性之奧妙，極盡文章之精髓也。次則云：

自夫子刪述，而大寶啓耀。於是「易」張十翼，「書」標七觀，「詩」列四始，「禮」正五經，「春秋」五例，義既挺乎性情，辭亦匠於文理。

言孔子刪定五經，大放異彩。「易經」由「十翼」而恢宏，「書經」可觀義、觀仁、觀誠、觀度、觀事、觀治、觀美，「詩經」有「風」、「小雅」、「大雅」、「頌」四始，「禮經」有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五禮，「春秋」有微而顯、志而晦、婉而成章、盡而不污、勸善而懲惡之義例，道義既能揉和乎人性至情，辭藻亦正巧合於文藝理則也，再則進而由具體之事例歸納出「文章源出五經」與「宗經體有六義」之結論：

故論、說、辭、序，則「易」統其首；詔、策、章、奏，則「書」發其源；賦、頌、誥、

讀，則「詩」立其本；銘、誄、箴、祝，則「禮」總其端；記、傳、盟、檄，則春秋爲根。並窮高以樹表，極遠以啓疆，所以百家騰躍，終入環內。若稟經以製式，酌雅以富言，是卽山而鑄銅，煮海而爲鹽者也。故文能宗經，體有六義。一則情深而不詭，二則風清而不雜，三則事信而不誕，四則義貞而不回，五則體約而不蕪，六則文麗而不淫。此所謂後世各類文章，分別源出於五經者、文能宗經體有六義者，皆由具體之種種事例，歸納而出之結論也。前者自文學體裁而言，後者自文學內容而言，所論雖異，然皆歸納所得之原理法則也。

又如「辨騷篇」評析屈原作品，通古變今，承先啓後，亦係普遍觀察其作品而立言，彥和取證屈原作品，歸納出四同四異。其言曰：

將覈其論，必徵言焉。故其陳堯、舜之耿介，稱禹、湯之祇敬，典詰之體也。譏桀、紂之猖披，傷羿、澆之顛隕，規諷之旨也。虬龍以喻君子，雲蜺以譬讒邪，比興之義也。每一顧而掩涕，嘆君門之九重，忠怨之辭也。

。觀茲四事，同於風雅者也。至於託雲龍，說怪迂，求宓妃，憑鳩鳥，媒美女，詭異之辭也。康回傾地，夷羿彈日，木夫九首，土伯三目，譎怪之談也。依彭咸之遺則，從子胥以自適，狷狹之志也。士女雜坐，亂而不分，指以爲樂；娛酒不廢，沈湎日夜，舉以爲懼；荒淫之意也。摘此四事，異乎經典者也。故論其典詰則如彼，語其夸誕則如此。固知楚辭者，體憲於三代，而風雜於戰國，乃雅頌之博徒，而詞賦之英傑也。

彥和在此歸納屈原作品，得同於風雅者四事：典詰之體、規諷之旨、比興之義、忠怨之辭；異乎經典四事：詭異之辭、譎怪之談、狷狹之志、荒淫之意。由此論定騷賦之體裁，乃取法於三代五經典詰之雅製；騷賦之作風，係參合戰國諸子夸誕之詭術。故曰：「體憲於三代，而風雜於戰國。」「雖取鎔經義，亦自鑄偉辭」也。

二、演繹之批評

所謂演繹之批評，卽由普遍之原理法則，裁判個

別之文學作品也。此與歸納之批評，適其相反。「明詩篇」即曾明言詩之原則，然後以此原則評斷作家之優劣得失。其言曰：

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爲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；華實異用，唯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潤，茂先凝其清，景陽振其麗，兼善則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則太沖、公幹。

先則言四言詩以典雅溫潤爲本，五言詩以清新華麗居宗，此詩之創作要旨也。繼而以此原則衡視作者，張衡詩得其典雅，稽康詩含其溫潤，張華詩結體清新，張協詩振辭華麗。曹植、王粲兼具衆善，左思、劉楨獨擅一美，此以普遍之原理，分別批評各家作者也。

又加「詮賦篇」論賦，首先言明賦之作用在於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貌。」繼又闡明賦之原則，並依此原則衡鑑作品。其言曰：

原夫登高之旨，蓋覩物興情。情以物興，故義必明雅；物以情覩，故詞必巧麗。麗詞雅義，符采相勝，如組織之品朱紫，畫繪之差玄黃。文雖雜而有質，色雖糅而有儀，此立

賦之大體也。然逐末之儔，蔑棄其本，雖讀千賦，愈惑體要。遂使繁華損枝，膏腴害骨，無實風軌，莫益勸戒。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，貽誚於霧縠者也。

此言「登高能賦」之旨義，蓋由於升高望遠，觀覽外物易觸發情思耳。內情既緣外景而觸發，故其文義須明確安雅；外景又因內情而反映，故其詞采須美巧綢麗。詞采綢麗，文義安雅，玉潤雙流，相得益彰。是以賦之原則在於「文雖雜而有質，色雖糅而有儀。」文詞雖組織複雜而有純正內容，並非無病呻吟；色彩雖畫繪糅錯而有明確法象，異於浮華筆墨也。以此原則衡視作品，則追逐浮華之徒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若競尚藻艷，馴至繁采傷情，淫辭害義，既無當於風教，亦莫益於勸戒，古意不存，非賦之正則也。揚雄所以於賦之雕琢詞句，比之雕蟲末技，悔其童年之過；於賦之鋪采摛文等諸霧縠奇巧，致譏爲女工之蠶。皆緣於舍本逐末，「繁華損枝，膏腴害骨」致然也。

三、科學之批評

所謂科學之批評，即將文學批評視爲一種實證科



學。此由法國批評家泰納 (Taine) 所首倡，泰氏「英國文學史」導言云：「形成作品之因素有三：種族、環境與時代。」科學派文學批評即研究作者之種族、環境與時代，以探索作品構成之要素也，「文心雕龍」書中，由此觀點批評文學者，如「時序篇」論戰國之文學云：

春秋以後，角戰英雄，六經泥蟠，百家颺駭。方是時也，韓、魏力政，燕、趙任權，五蠹六藝，嚴於秦令；唯齊、楚兩國，頗有文學。齊開莊衢之第，楚廣蘭臺之宮，孟軻賓館，荀卿宰邑，故稷下扇其清風，蘭陵鬱其茂俗，鄒子以「談天」飛譽，騶奭以「雕龍」馳響，屈平聯藻於日月，宋玉交彩於風雲。觀其艷說，則籠罩雅頌，故知煒曄之奇意，出乎縱橫之詭俗也。

此由時代環境評論作家者也。言戰國之際，諸侯角戰，遂使六經一蹶不振，諸子蠡出並作。當時韓、魏致力征伐，燕、趙任用權謀。韓非標五蠹，商君列六蠹，秦國懸為禁令。唯獨齊、楚兩國，富有文學風氣。齊宣王嘗造宅第於康莊之衢，以延致天下學人，孟軻受館為賓師；楚襄王亦設游宴於蘭臺之宮，以接待侍從文士，荀卿賜邑拜上宰。是以齊之稷下，楚之蘭臺，文風均盛極一時。鄒衍迂大閎辯，以談天衍蜚聲列國，騶奭脩飾文辭，以雕龍奭馳譽當時。屈平之作「離騷」，聯辭綴藻，含忠履潔，堪與日月爭光；宋玉之賦「風」與「高唐」，錯采摛文，淫麗夸談，幾使風雲變色。彥和在此評析鄒衍、騶奭、屈平、宋玉，均闡明其鍾毓於時代環境者良多，若非戰國時期齊楚兩國文風特盛，亦不易產生如許之傑出作家也。(中)

- 別停留在與你相似的週遭，永遠別停止於任何地方。
- 使自己及時超越快樂前的渴慕，而不止於所期待的快樂。
- 我喜歡體驗虛假的歡樂所留下來的融懣，和醒來的虛苦，這些都使我們覺悟歡樂早已化為塵土。